

LOULANGUGUODEQTHUANZHILV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

帕尔哈提·伊力牙斯 / 著

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 / 译

下



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下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

LOULANGUGUODEQIHUANYZHILV

ISBN 978-7-5371-6836-6



9 787537 168366 >

定价:40.00 元(上下册)

LOULANGUGUODEQIHUANZHILV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

帕尔哈提·伊力牙斯 / 著
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 / 译

下



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LOU-LANG GUO DE QI HUAN ZHI LUN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 / 帕尔哈提·伊力牙斯著; 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译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9.5
ISBN 978-7-5371-6836-6

I. 楼… II. ①帕…②狄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1587 号

出版策划 施生田 董立勃 牛远峰
出版人 徐 江
责任编辑 武 红
装帧设计 吾荣娜

封面绘画 罗 罗
插图 叁目堂 罗 罗
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

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 (上、下)

帕尔哈提·伊力牙斯 著
狄力木拉提·泰来提 译

出版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址: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
电话: 0991-2305007(编辑部)
网址: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发行: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
经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: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: 1/16
印张: 18
印数: 1-30000
书号: ISBN 978-7-5371-6836-6
定价: 40.00 元(上下册)

邮政编码: 830049

电话: 0991-2880892 027-85577487
法律顾问: 钟 麟 13201203567

版次: 2009年1月第1版
印次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CHISO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问题可随时间印厂退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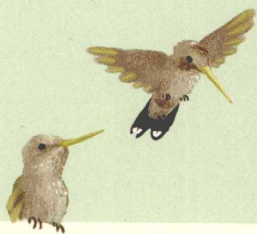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CONTENTS

下 部

- 龟兹吹箫女 / 1
- 诺如孜之乐 / 12
- 走失母亲的种子 / 20
- 怀念新疆虎 / 26
- 被诅咒者 / 38
- 镶坑边 / 50
- 我们从天而降,在大地上生长 / 57
- 神奇的导游 / 67
- 17 号洞窟 / 70
- 黄山故事多 / 79
- 楼兰公主和我们在一起 / 87





目 录

CONTENTS

去那样的地方 / 98
千佛洞的悲哀 / 105
你们也会讲故事 / 111
不死之人 / 118
逝去的童年 / 123
回自己的家乡 / 131
你们在骗我 / 136
欢迎再来月光游 / 142





龟兹吹箫女



赛温琪推了好一阵石磨之后,觉得手臂酸痛,便停下来休息。

“还有半麻袋玉米,什么时候才能磨完呀?”赛温琪心里这么想着,于是想站起身来,但腿脚已麻木,怎么也站不起来,腰也疼痛难忍。她用手不停地揉着腿脚,好容易才恢复知觉。她拿起门旁的茶壶连喝了几口凉水,这才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。

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屋子一角的一支短箫上。这是她父亲临终时留给她的传家宝。生母因为自己在分娩中去世,父亲也在三年前的一次叼羊赛中去世,留下赛温琪和继母及继母与父亲生的一个弟弟在一起。都说“蚊子咬人,难比继母心狠”,她还不到十二岁,那双天真的眼睛里早已看不出童年的顽皮,有的只是满目忧伤。只有那支短箫是她唯一的快乐。她父亲从赛温琪记事开始就教她学吹,父亲死后那支箫再也没离开过她。每当她想起母亲和不幸遇难的父亲时,总是以泪洗面,凄然吹箫……

近两年来继母更是变本加厉,只要她一吹箫,继母就会恶狠狠地喊:“不干活,成天吹那根破竹筒,能换回饭食吗?”她怕继母会把她的箫折断,只在他们不在时吹。

“继母一时还回不来,吹会儿箫吧!”她自言自语地说。

赛温琪一拿起竹箫,刚才的那股子疲劳就不见了踪影,她全身心地吹起自己喜欢的曲子。她越吹越起劲,丝毫没有察觉继母什么时候回来的。

“啊！你这小妖精，我让你把活儿干完，你却在这儿吹你那肮脏的竹子。”继母火冒三丈地骂道，“你这个不听话的耳朵，我要给你揪掉。”

继母无情地掀起她的耳朵，让赛温琪眼冒金星。但继母似乎并不想就此罢休，她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箫说：

“我要让你这破玩意儿消失，看你还吹什么，你这木头耳朵。”说完，继母将赛温琪心爱的竹箫重重地摔在地上跺裂了。

可怜的赛温琪泪如雨下，但因惧怕继母，所以一句话也没敢说。

“快，到磨盘那儿去，中午还干不完的话，我会像摘青杏一样把你的头拧掉！”继母说完后就领着儿子睡觉去了。

可怜的赛温琪像一只受冻的蜜蜂缩成了一团儿。她心痛地望着地上的竹箫，恋恋不舍地走向磨盘。

她一只手往磨盘口里加玉米，另一只手艰难地推磨，痛苦的泪水从她无神的眼里一串串滑落。

磨盘啊磨盘，
我的痛苦说不完，
生身母亲在世时，
我是她的宝贝蛋。

磨盘啊磨盘，
我的痛苦诉不完，
亲生父亲活着时，
我是他的宝贝蛋。

.....

继母哄睡了儿子，出来发现赛温琪边推磨边哭，气儿又上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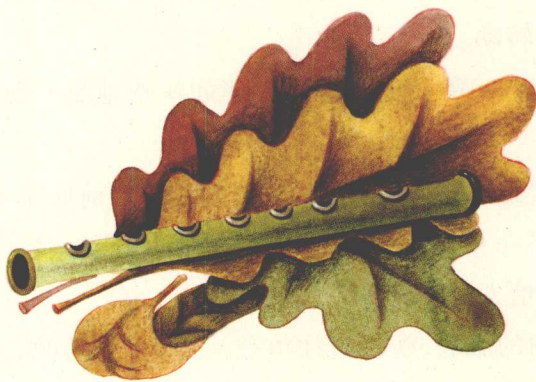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哼，你这没娘的家伙，还滴什么尿哇！就因为你心术不正，才克死了你爹娘，难道你还想哭死我不成？该死的东西，看你不哭死自己才怪！”她嘴里骂着，冲过来在赛温琪的头上敲了几下后，拿起做好的皮帽赶巴扎去了。

“我给你弟弟准备了饭，要是你不给他喂饭，有你好瞧的。”继母临出门前补了一句。

小赛温琪怕继母再冲进来打她一顿，加快了推磨的速度。但无论她怎么努力，眼泪总是止不住。

想象自己的生母的慈爱模样。母亲向她伸出温暖的双手，想擦去她的



泪水。她眼前又出现疼爱她的父亲。由于父亲在叼羊时从马上跌落，被马踩踏，满脸血肉模糊。“爸爸！”赛温琪放声大哭。她那泪眼模糊的目光落在地上已成碎片的竹箫，那破碎的竹箫就像是当年被马踩踏的父亲……

赛温琪哭了好一阵之后，迅速推起磨盘来。这时，她突然听到有什么声响，心里一惊，因为那声音传自地上已经破碎的竹箫。赛温琪睁大眼睛望着竹箫，竹箫的碎片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，并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。

由图尔袞变成的竹箫最后恢复了它的原形，完好无损，之后又突然竖立起来。

正当赛温琪为眼前的事情惊讶时，竹箫又自己吹奏起美妙的音乐

来。听着听着，赛温琪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完全陶醉进去了。

“快，跟我走。”竹箫拉起她的衣角说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今天是给龟兹王子取名的大喜之日，牢里的犯人也获大赦。龟兹河边还要举办盛宴，宴请龟兹百姓。村里的孩子全都去那儿了。”

听竹箫这么一说，赛温琪真想像鸟儿一样飞到龟兹河边，可若不把那半麻袋玉米磨完，继母回来后肯定还要打她。而且她还要给弟弟喂甜粥……

竹箫明白了她的心思，说：

“你放心去吧，玉米会自己磨光。”话音未落，玉米就自己往磨盘口里进，磨盘也在自己转动。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赛温琪真想出去痛痛快快地玩一玩，天下哪有不喜欢玩的孩子！

“好哇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出门玩了，弟弟睡醒之前回来不就行了？”

竹箫领着她不一会儿就来到大路上。周围绿野一片，小鸟也唱着欢快的歌曲，到处都是怡人的春色。

人们穿着艳丽的服装，纷纷赶往龟兹河边，有骑马的、骑驴的、步行的、赶车的，有老人，还有孩子。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赛温琪至今还记得，四年前父亲赶着驴车，带她穿过人流聚集的河边，那是一个火热的巴扎日，赛温琪玩了一整天也没有玩够。

现在赛温琪在竹箫的带领下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河边。河边早已人山人海，比四年前繁荣了几倍。

“今天来自龟兹的彩旗手、笔杆子、民歌手、笑星、说书人、乐器手、鸽子迷、赌徒等所有的人都将聚集在这里。来自方圆九乡的绝技高手将一展身手。”竹箫介绍说。

路边一字摆放着煮熟的土豆、染了色的鸡蛋、各种干果、鞍具、龟兹肥皂、皮帽……那各式各样、五花八门的东西让人眼花缭乱，叫卖声此起彼



伏。互相追逐戏耍的孩子们浑身都是尘土。这里是羊群的“咩咩”声，那里是牛群的“哞哞”声，还有性情正旺的毛驴放声高歌，狗们却是斗性十足，恨不得一口咬断对方的脖子，斗鸡场边的斗鸡更不示弱，扯长了脖子宣读挑战书，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。

由于赛温琪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的热闹场面，高兴得不知所措。她一会儿看看印花布，一会儿玩一玩箜篌^①匠们的葫芦箜篌，好奇地窜来窜去……

她像小羊羔似的蹦蹦跳跳，最后来到民间歌乐艺术的表演现场。当她听到竹箫美妙的声音时，她的心就像一只准备试飞的小鸟狂跳不止。

“是谁在吹呀，怎么那么像父亲吹的？”赛温琪说。

“是赛里木的拜得热木手吹的。”她手中的那根竹箫回答了她。

赛温琪从人群中挤过，来到前排，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在全身心地吹箫。虽说他不是她的父亲，但见他的指法和吹奏技巧与他父亲一模一样。那柔美而又令人陶醉的竹箫曲似乎让她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，她似乎跟在父亲后面喊“爸爸，爸爸，我也要”！

“该你了，你上去吹箫！”恍惚间，她发现手中的竹箫在拉扯她。

“我？”猛然间回过神来的赛温琪惊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就是你，这样的好机会，你就痛痛快快地吹上一曲吧！”

“不，不，我不会。别人会笑我的……”赛温琪连连后退，不肯上前。但她觉得似乎有人在从身后推着她，她不由自主地站到了台上。

“这是哪家不懂规矩的丫头，未经允许就上台来了？”主持者说。

“大叔，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若吹不好，怎么惩罚都行，我都乐意。”不知是谁冒了这么一句。实际上这是阿依恰茜说的话。但主持者却以为是出自赛温琪之口，并为小姑娘有此等胆量而佩服，他用请示的目光望着坐在宝座上的一位气度威严的人。

^① 箜篌：古代弹弦乐器之一。

“她人小胆气可不小，就让她吹一曲吧。”气度非凡的那人说。

赛温琪一点都不想吹，但竹箫就握在了她的手中，并凑到她的唇边，不吹不行了。

赛温琪吹起了竹箫。开始显得有些有气无力，但竹箫的音色渐渐变得柔美动听了。于是赛温琪振作精神，全身放松地吹了起来。她吹得是那么的美妙动听，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。

优美的箫声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人们专注地听着美妙的旋律，瞪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在竹箫上轻弹的纤纤手指。起初，竹箫的旋律哀婉低





沉，让人们有一种被倒扣在一口大铁锅下黑暗而窒息的感觉，不由地潸然泪下。之后，竹箫的旋律一下变得欢快无比，仿佛黎明来临，那口铁锅也被抛向一边。竹箫的音色有时像山雀欢叫，有时像白鸽低鸣，有时又像涓涓细流。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心跳也开始加快。不光是人们，就连周围的小鸟也受到感染都飞落在赛温琪的头顶手臂和肩头。

竹箫的绝美旋律让龟兹河边沸腾了，鸟儿在赛温琪头顶花样飞行，龟兹河的波涛也随着音乐的旋律发出有节奏的拍打声，那些羊、牛、马、驴也在侧耳细听……

箫音未落，场内便响起暴雨般的掌声。

“我吹了一辈子竹箫，以为没人能比过我，可没想到我连这个小姑娘都不如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吹箫了。”赛里木来的那个竹箫手佩服地说。

赛温琪从没想过自己会吹得这么好，所以她兴奋极了。众人投来的目光让她有些慌乱，她溜烟跑下了舞台。

“啊！小姑娘！等等，你叫什么……”

没等主持者问完，赛温琪早已消失在人群当中。

“你为什么跑？既然人家问你就该告诉他你的名字。”她的竹箫从后面追上来跟她说。

“我……我特别害怕。”赛温琪按住胸口回答。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那么多人看着我……”

竹箫无声地跟在她后面走了一会儿后说：

“我带你去更热闹的地方。”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这会儿正在举行给龟兹王子取名字的盛大仪式，去那儿看看。”

没等赛温琪答应，竹箫便牵着她的手不一会儿就来到了龟兹国的王宫里。王宫里正在举行隆重的庆典，王位上坐着阿卡力帕克汗王，身边是他的

王后。他的右手边是为了佛学放弃了宰相之位,从印度来到龟兹国的国师鸠摩罗炎和龟兹公主耆婆,左手边坐着龟兹国大学士坡图希玛。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臣子与僧众。

“取自九国八方的面、油和来自九国八方的九十九个孩子全都到齐了!”布告员宣布说。

为鸠摩罗炎和耆婆生下的龟兹王子取名仪式隆重开始了。经过一些必须的王室礼仪之后,大学士坡图希玛向阿卡力帕克汗王深施一礼说:

“姓名与肉身应相适才行,在为两片神圣的莲叶诞生的这块玉石取名时,我想取其父鸠摩罗炎和其母耆婆两人之合名,为王子取名鸠摩罗耆婆。不知陛下意下如何?”

阿卡力帕克汗王很高兴地接受了大学士坡图希玛的意见。于是坡图希玛将婴儿抱在手上,来自九乡的九十九个孩子为婴儿祈福,然后吃起了用九乡之面和油烤制的油馕。赛温琪按仪式吃了一个小油馕,参加了一些活动。

这时,赛温琪突然想起还没有给弟弟喂甜粥呢,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“快回去!”她焦虑地对竹箫说。

“为什么?热闹还在后头呢。”

“要是不快回去给弟弟喂甜粥的话,又该挨妈妈打了。”赛温琪急着要回家。

竹箫很不情愿地将她带出王宫,赛温琪拼命朝家跑去。

刚一进门,赛温琪便看到继母那双恶毒的眼睛,吓得她心里直打寒颤。

“我让你给弟弟喂饭,你跑哪儿撒野去了,你这叫花子!”继母说着就是一巴掌,她继续骂道:“孩子都快饿坏了,我说你这木头耳朵到底听不听话。”

继母的手像钳子似的揪住赛温琪的耳朵狠狠拧了一下之后,似乎稍稍解了点气,但嘴还在不停地唠叨。



“我真是受够你，看来我非把你嫁给那个巴克尔铁匠不可……”

“啊！”听到巴克尔铁匠的名字，赛温琪浑身都打起寒颤：“不，妈妈，别这样，可怜可怜我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就是别……”

赛温琪跪在继母面前哭求，继母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笑容，说：

“那好吧，去，把你弟弟的尿布洗了。”

赛温琪边洗尿布，眼前浮现巴克尔铁匠那个老家伙的身影。没完没了地娶妻休妻的老家伙如今又盯上了刚满十二岁的赛温琪，若按她继母的意思，她会为了一点点金钱而把小赛温琪许配给那个老鬼，这对一个还不曾玩够的小姑娘来讲是何等的可怕啊！

赛温琪刚洗完尿布，继母就把十几张羊羔皮甩到她的面前，说：

“把这些皮子鞣出来。”

要想鞣完这些皮子，起码得用半天的时间。但赛温琪强忍着疲劳和饥饿，默默地干起活来。

她鞣完一张皮子，惊讶地发现其他几张皮子在自动鞣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十几张羔皮没多久就被鞣制得像细绒一样柔软了。

“妈妈，我弄完了！”赛温琪喊道。

“什么？你是哄骗我不成……”当她看到鞣好的皮子后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于是她接着心头闪过一个念头，便满脸堆笑地说：

“那屋里还有二十张皮子，把那些也鞣了。”

“真是狠心的老太婆！太贪心了。”竹箫嘟囔说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，要是我不干，她会把我嫁给巴克尔铁匠。”赛温琪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有几个骑马的人来到她家门前停下。

“就是那个鞣皮子的姑娘，一点儿没错！”其中一个骑马者用手中的鞭子指着赛温琪说。

赛温琪惊恐不已，连忙丢下手中的活儿跑进屋里。

“你不鞣皮子，跑进来干什么？”继母勃然大怒。

“很多骑马的人。”赛温琪指着外面说。

“什么，哪儿来的骑马人？”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，继母走出去便看见外面有几十个骑马的人在望着她。从他们的装束上可以看出他们是王宫里的人。这一下可把她给吓坏了，嘴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忙鞠躬施礼。

“国王陛下有旨！”前面的一个骑士打开手中的诏书宣读，那诏书上说有一位不知姓名的小女孩吹竹箫，让整个龟兹国为之惊叹，故龟兹王下诏令她入宫庭乐班。

“可我的女儿不会吹箫呀？”继母心里正盘算着一个毒计。

正在屋里听外面动静的竹箫自动发出美妙的乐曲。

“别这样，你会让我倒霉的。”赛温琪想抓住竹箫，但竹箫灵活地东躲西闪，继续吹奏着。

“那不是在吹箫吗？”听到竹箫乐的一位骑士说。

“就是她！”

于是骑士不顾继母的阻拦，打算将赛温琪带入王宫去。尽管继母不愿意看到赛温琪坐着王宫彩轿入宫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于是她心有贪念地谎称：

“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你们把她带走，让我可怎么办啊？”

“未经你同意，我们是不会把你女儿带走的。”说着，一个骑士将一盘金银送到她的眼前。

“希望你能满意。”那人说。

做梦也没见过这么多金银财宝的继母高兴得嘴咧到了耳根，变得手舞足蹈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送给她几大箱绸缎、糖果。然而她那双贪婪的目光还不停地从骑士们手中寻找着。

赛温琪要被带走了。这时，继母又想：“我干嘛要守着这间破房子，何不随女儿一同入宫呢？”便说：

“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妇道人家，离开女儿我可怎么活呀？”她又哭闹起来。

“她在耍赖，千万别带她走，她欺负你还不够吗？”竹箫在赛温琪耳朵边小



声说。

赛温琪想了一会儿还是说：“我不想丢下母亲和弟弟，要带就带我们一起走。”

于是赛温琪和继母、弟弟一起坐上王宫彩轿出发了。

“孩子，忘掉我所做的一切吧。”继母好不容易挤出这么一句话。这是出自她的真心还是别有用心，不得而知。

“其实你应该狠狠报复一下你的继母。”竹箫在赛温琪耳边说。

“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我的母亲，她做坏事只能坏了自己，我可不想使坏。”